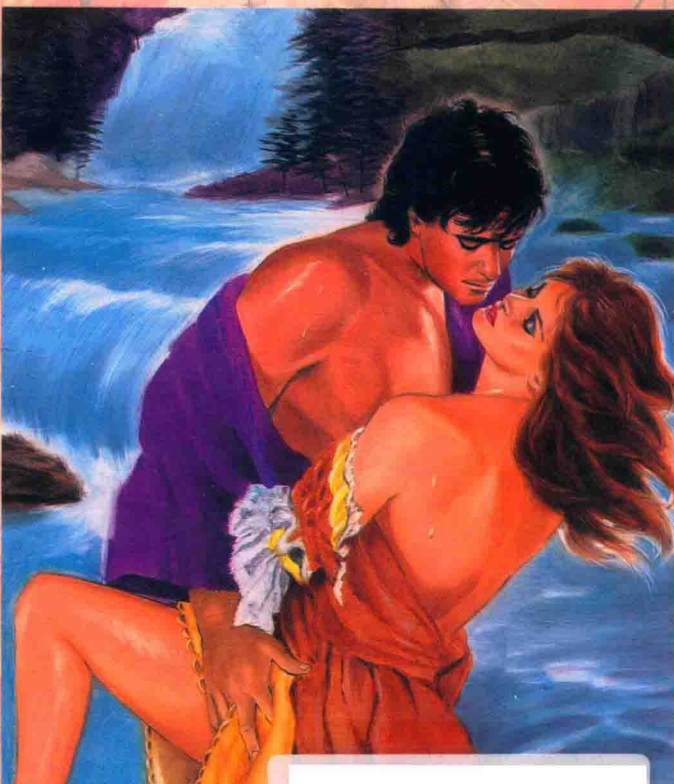


時空真愛

湯瑪西娜・雷恩◎原著
謝安媿◎譯

浪漫經典142



Time-Sp

by Tho

林白出版



• 浪漫經典142 •

時空真愛
Time-Spun Treasure

原 著 者 Thomasina King

湯瑪西娜・雷恩

譯 者 謝安嫻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浪漫經典之142

時空真愛

Time-Spun Treasure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 1994・1 月

原 著：Thomasina Ring

譯 者：謝安媿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孫慕貞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劉美玲 葉淑珍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 7765 888-8 776 4407

傳真：(02) 7712 468

劃撥帳號：00044988-9

發行字號：局版登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展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 F

定價：新台幣180元

初版：八十三年一月

國際書碼：ISBN 957-593-502-0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 浪漫經典142 •

時空真愛
Time-Spun Treasure

原著者 Thomasina Ring

湯瑪西娜・雷恩

譯者 謝安媛

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著書名 / **Time-Spun Treasure**
by Thomasina Ring

國際中文版授權©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
Copyright © 1992. Thomasina Ring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Rights Un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1994, by
Lin Po Publishing Company, Taiwan.



浪漫經典之142

時空真愛

Time-Spun Treasure

中文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

第一版 1994・1 月

原 著：Thomasina Ring

譯 者：謝安媿

主 編：楊孟華

執行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孫慕貞 封面繪圖：施凱文

校對：劉美玲 葉淑珍 周貝桂 林春杏

發行人：林竺霓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龍江路71巷15號一樓

電話：(02) 7765999-07757707

傳真：(02) 7712968

劃撥帳號：10014300

發行字號：局版登業字883號

排版者：普辰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濟南路3段25號2 F

定價：新台幣180元

初版：八十三年一月

國際書碼：ISBN 957-593-502-0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社法律顧問：許文彬律師 ● 莊柏林律師 ●

蕭雄淋律師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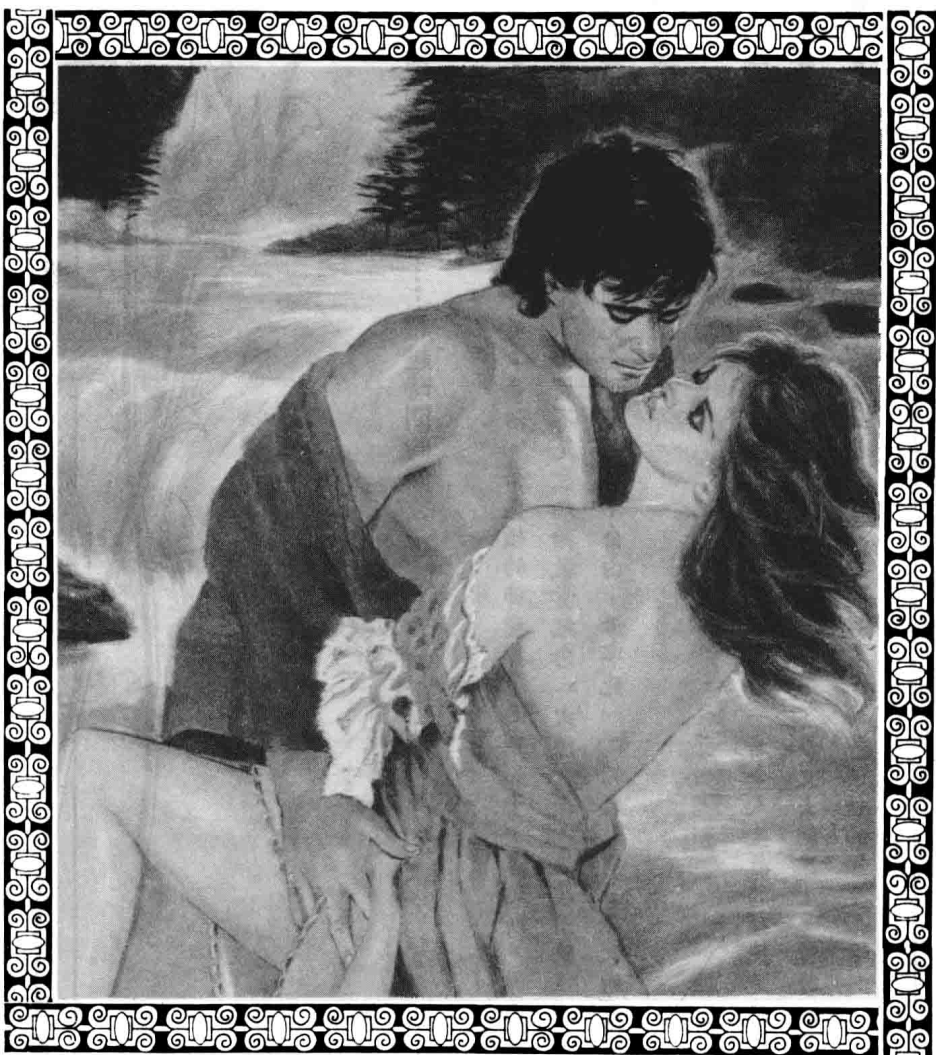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Taiwan

橫掃時空的熱情……超越時間的真愛

派屈克·亨利喉嚨發炎；喬治·華盛頓的褲襠掉了兩顆釦子；湯瑪斯·傑弗遜的假髮有一撮翹了起來——但這不是聖約翰教堂紀念「大陸會議」的演出時唯一出的差錯。在派屈克·亨利完全說完他「不自由，毋寧死。」的名句前，現代的戴梅琳已經被送回到兩百多年前的世界。

梅琳被捲入一連串似乎無從逃脫的迷亂事件，嫁給一名令人生氣的殖民地時代的大男人。她渴望回到自己的時代——直到有一天晚上，在丈夫的床上，她發現了兩世紀以來男人所失去的珍寶。她找到了夢中的男人，他能使她的餘生……





這天下午一開始就很不順利。

柏亨利（譯註：英文全名是派屈克·亨利）來的時候喉嚨發炎；喬治·華盛頓的褲襠掉了兩顆釦子；湯瑪斯·傑弗遜的假髮有一撮翹了起來。

戴梅林像隻母雞般咯咯直笑，然後在她的大背袋中找出一些東西，幾秒鐘內就把一切擺平了。

她給亨利先生一包止咳藥片。「現在含兩顆，待會兒要演講前再含兩顆——一定有效。」她向他保證。

給喬治·華盛頓先生的則是兩支安全別針還有警告。「拜託，請別在裏面不要被看出來。」

至於湯瑪斯·傑弗遜先生的假髮則是一支小夾子和髮膠擺平的。

他們真是萬分感謝。

她笑容燦爛地行了個鞠躬禮，然後留下他們在教堂後的墓園，匆匆繞到前面，一路還忍

不住輕笑。老天，現在連美國建國的英雄們都要依賴她，真是諷刺。他們三個是美國爭取獨立時被人稱做「聲音、劍和筆」的三大英雄，但是沒有她的幫忙，今天可糗大了。

拐過轉角，她看到麥凱莉已經站在聖約翰教堂的門口，梅琳看看錶眉頭皺了起來。遲到五分鐘，都是因為在後面耽擱那一陣。她加快腳步，但仍不忘把錶卸下來，塞到背袋中——這個現代玩意兒配上她殖民地時代的服裝，太突兀了。

她向凱莉聳聳肩作道歉狀，然後將手提包丟到教堂前廳的角落，拿起一疊節目表，走向凱莉。

對於三月下旬而言，今天的天氣顯得格外溫暖，艷陽高照。提早來準備觀賞下午表演的人們都在外面四處逛逛，很多人甚至逛到具歷史意義的教堂後墓園。

「妳的新服裝，」凱莉在他們等待時小聲地讚美她。「比妳去年穿的好看。低胸的設計襯托出妳的豐滿。」

「豐滿得令人垂涎，妳有沒有這種感覺？」梅琳邪笑道。「我穿了那種會膨脹的胸罩。」凱莉不敢置信地揚起雙眉。「我有沒有聽錯？妳這個一向正經八百、講究專業形象的戴小姐居然會去買那種東西來穿？難道過了一個冬天妳的個性全變了？」

梅琳早已料到凱莉會糗她，但還是忍不住臉紅起來。幸好，她早已證明自己的冷靜和專業能力不輸男人，就算現在二十九歲的她開始嘗試讓自己增加一點女人味，也不會有人認為

她只是個花瓶。

「我的個性完全沒變，麥小姐，」她反駁道。「只是決定不再隱藏我的絕代風華，以免世人遺憾。」

凱莉讚賞地打量著她。「嗯，很有活力的新髮型，顯然是出自名師之手。綠色隱形眼鏡——像發情的貓兒似的。妝也很配，是『茜碧』還是『資生堂』？」

「『蘭寇』。信不信？我還準備了一副紫羅蘭色的隱形眼鏡，以改變步調。」

「確實需要，女孩，妳早該開始找個男人了。」

梅琳聞言有點生氣。「這些改變是爲了我自己，不是爲了男人。我覺得讓自己迷人一點很愉快。現在，我最不感興趣的就是男人，自從去年和山姆吹了之後，我就發誓不再跳入愛河。現在的男人全都是些懦弱無能之輩。」

「但妳的眼睛卻像極了發春的母貓。」凱莉轉身迎向一群朝她倆走來的群眾，但還不忘回頭低聲挖苦她。

去她的，梅琳嘀咕道。但私下不得不承認凱莉的確觸到她的痛處。一年了，山姆結束與她之間吵吵鬧鬧的關係娶那個只會傻笑的乖護士已經一年了。但老實說，她一點也不想他，他和其他少數梅琳曾經交往過的男人一樣，抗議她太過獨立、主見太強，但輪到他該發揮男子氣概、英雄救美時，卻哭得像隻迷路的小狗似的。

大概是她眼光太高吧。她想要的男人似乎不生在這個世界上——一個能愛她的堅強的
男人，因為那與他的男子氣概相匹敵。只要一個她能尊敬的男人。

她聳聳肩。既然沒有這樣的男人，她沒有男人一樣可以過得很好。確實，最近荷爾蒙好像分泌過旺了點，但就像她其他的生活可以井然有序一樣，她也可以完全控制好這原始的慾望。

她堅定地抬起下顎，儘管戴上綠色眼鏡，她也絕不是隻發情的貓。

梅琳露出開心的笑容迎上三名年長的女士，領她們到靠近前面的座位。「請空下最旁邊這個座位。」她悄聲說。相信待會兒當她們發現扮演華盛頓的演員穿著大紅外套進來，坐在她們身邊時一定欣喜若狂。

只希望屆時他的褲襠不會穿幫。

擠滿了白色小教堂的觀眾都已就座，一年一度為紀念一七七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第二次維吉尼亞「大陸會議」的演出正式開始。凱莉留在教堂內觀賞表演，聲稱那些雋永的對白她百聽不厭。

梅琳也是。但是今天教堂裏面好熱，她又討厭人群，所以決定站在前廳靠近大門處，可以享受剛剛開始吹起的涼風，也可以聽見台上的表演，事實上，那些詞她幾乎已經背熟。

和凱莉一樣，每次看到柏亨利站起來發表那篇不朽的「不自由，毋寧死」的演講時，她便激動不已。雖然她已經看過不下十餘次這樣的紀念演出，每次演亨利的人都不一樣——他們沒有一個的長相酷似肖像畫中那個瘦削紅髮的維吉尼亞英雄，但卻都和他一樣有天賦的犀利舌頭與說話的魅力。

在里奇蒙土生土長的梅琳愛極了歷史，尤其是維吉尼亞的歷史，所以她欣然接受這份為「柏亨利協會」擔任帶位的半義工，絕非是爲了那點微薄的薪水。她的物理治療診所生意好極了，由整形外科及其他醫師轉介來的病患，已經多到她必須盡快擴張增加人手的地步。

這裏的工作除了每年三月的紀念性演出之外，只有夏天三個月裏的星期日下午有表演，佔不了她太多時間。

一陣雷聲打斷她的思緒，她伸出頭看看外面的天色。哦——哦，西北邊一片烏雲正快速朝此移動著。

「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對這個國家而言是相當嚴重的。個人以爲這根本就是自由或奴化的問題。」亨利先生已經開始演講，幸好止咳藥片有效，他的聲音有如自由之鐘一般清楚響亮。希望風雨能等到他講完再開始。

但似乎沒什麼希望。一陣強風掃過院子紅磚道上的樹，枯乾的樹葉掃過已歷盡風霜的墓碑。

「只有一盞燈引領我的雙腳前進，那就是經驗之燈。我們只能以過去的經驗來判斷未來，其他別無方法。」

突然一粒沙子飛進她的左眼，卡在隱形眼鏡下方，梅琳趕快從背袋中找出藥水，點幾滴在眼中，眨眨眼以驅走討人厭的沙子。天際又劃過一道閃電，梅琳再次眨了眨眼。

「先生們，我們已經盡一切努力想避免這即將來臨的風暴。」

彷彿排練過的音效一樣，轟隆隆的雷聲更增添戲劇的效果。「再等一會兒。」她喃喃對天禱告。

男演員的聲音愈加激昂，高潮即將來臨。「那些仕紳們也許要高喊『和平、和平』——但和平並不存在。戰爭已經開始，強烈的北風將會為我們帶來殺戮的聲音！」

她靠在牆上，閉上雙眼。演講就快結束，一下子，風停了，雷聲也止了，教堂中的觀眾鴉雀無聲地等著。整座教堂，和外面的暴風雨似乎都在屏息等待。「我們為什麼還站在這裏苟且偷生？那些仕紳們到底想要什麼？難道生命那麼重要？和平的滋味那麼甜美？使他們甘願終生為奴？」

接下來是那流傳千古的高喊：「阻止他們，全能的上帝！」梅琳愛極了這有力的暫停，心知扮演亨利的演員現在一定兩手高舉。「我不知道別人要怎麼做。至於我，不自由，毋寧死……」

一道耀眼的閃電劃過她緊閉的眼前，緊隨而來的雷聲震耳欲聾。梅琳震撼了一下，又往後靠向牆，但牆不見了，她的身體直往後倒，一屁股坐在地上，嚇得她牙齒直顫。

震撼過度的她靜靜坐在黑暗中，雙手仍緊抓著背袋，不願意張開眼睛。老天，難道是龍捲風掃過？大家還好嗎？她沒有受傷，手腳都能動，手指、腳趾也沒問題。

她張開眼睛，倒抽了一口氣。她已經不在聖約翰教堂中。她深呼吸，試著驅走內心那股冰冷的恐懼。這是哪裏？老天，到底出了什麼事？

她叫自己要冷靜，但是急促的心跳根本不聽從指揮。看看四周，她正坐在長滿野草的地上，旁邊有座白色木板小建築孤立在這陰沉沉的山上。天空烏雲密佈，風急而冷，好像冬天。但零星的樹上卻抽綠色的春芽。

她的腦子迅速轉著，尋求合理的解釋。難道暴風將里奇蒙吹垮了，只留下她一個人？還是她被吹到一個荒地上？

她搖搖頭。理智點，老天！但周遭的環境卻使她無法理智，也無法提供任何線索，她只能像個傻瓜般坐在這個陌生的地方。

她笨拙地站起來，幸好膝蓋雖然發軟，還直得起來。很好，身體無恙，內心卻惶恐不已，而且脈搏跳得飛快。

她強迫自己面對現實，總會有理由可以解釋的。

她伸手拿著皮包甩到肩上，先是試驗性地走了幾步，發現腳沒問題之後便大步在那唯一棟建築四周走來走去研究著。

無法形容，完全沒見過，她幾乎要尖叫起來，但她不斷提醒自己歇斯底里無濟於事。

L形的建築有著高大的黑框窗戶，高聳的屋頂還有一座鐘樓。

教堂？梅林皺起秀眉。

她再次命令自己的心臟不要跳太快，繞到自認為應該是前門的地方。橡木門緊緊關著，居然沒有門把，而是老式的鐵門。

她有點遲疑地拉拉門門，鎖住了。敲門，又沒有人應。也好，不管是在什麼地方，她可不想遇見任何人，因為她也許會像白癡一樣連話都說不清楚。

她後退幾步。這小教堂的正面看起來有點熟悉，好像哪裏見過。在哪裏見過？

她咬唇努力回憶。想起來了，跟一張聖約翰教堂前身的畫像有點像。但這對情況並沒有幫助，她怎麼可能站在一座只在畫中見過的教堂前。

但至少它還是她見過的，它還存在於她腦中的某處。突然，事實像錘頭般敲醒了她。對了，這一切都不是真的！

她終於鬆了一口氣，但馬上又擔心地喘了口大氣。她並沒有瘋，只是在作夢——就像那些失去意識的病人們一樣的情形。